

# 下仓访古

吴云海

文友胡松本老家在湖区下仓埠。近日,松本邀约我们去他家乡,看古镇的街巷、古树、古井,还拜了水月庵。老街老巷住着今时的乡民,古树再老也显出鲜活的生机,古井的水还是活水。我们看到的,说古其实也不古。

乡下来了亲友,家里要是有点古董旧物,主人总会大方地捧出来,让大家看稀罕。松本兄捧出的,是家乡朝于斯夕于斯的物华天宝,有仙气、灵气和活气。

先说树。数百棵檀树、朴树混在一起,古意悠然,虽然还没有挂牌保护,但藤蔓缠绕,遮天蔽日,已是古木林。别处,古枫树数棵,古黄金树一棵,双人不能合抱。当地人称这檀树作“奥山檀”,“奥”可能是违拗的“拗”,因为当地人说,这树春天的枝梢光秃秃的,打雷才长叶子,冬季其他树木落叶萧萧,“奥山檀”反倒枝繁叶茂。檀树、朴树、黄金树都是药树,这一棵黄金树的树龄有370多年,其他树也过了百年。下仓的湖区没有真正的山,四季风大,冬天酷寒,古树能生存下来已属不易,论其根本应该是人不愿意去伤害树。敬树如敬神,下仓镇和旁边许岭镇的民间都有这样的说法。难怪湖区多古树。

水月庵依着一望无际的泊湖,旁边的半月湖,实为一块不大的水面,称之为湖,可能是借助了水月庵的荷塘月色和湖光山色。水月庵最早建于明朝天启五年,后毁而重建。清末江西湖口县的文士沈延献为水月庵撰有一联:那处得如来,但使神州赤子,不说如,不说来,吃棒心悲,个里如来便得;何方无水月,试问天竺先生,什么水,什么月,拈花微笑,其中水月也无。当地百姓中有“水上漂来的水月庵”的传说。志书载,县北的团林庄南冲畈河口石矶上,原来也曾有过一座水月庵。团林在泊湖的上游,或许就此有了“漂来”一说。

松本古道热肠,带我们走街串巷。老街蜿蜒一二华里,两边小巷如枝丫。街的两边多是旧式铺板房,沿街有砖土砌的货柜台子,木阁楼有细碎的格子窗。十有八九户门是锁着,门前有瓦钵栽种的花草,木门贴有春联。门开着的,或一老人依门静坐,或三两个妇女在堂厅闲聊聊天。青壮大多外出务工了。下仓埠远离了繁华,回归幽静。

历史如长河,在这里形成地势落差,似水瀑似云烟。在没有长江同马江堤的时候,下仓埠是最好的水码头,是有名的商贸集散地。不仅是水乡渔港,这里商贾云集,街上有当铺、烟行、商行、酒楼、旅店。当地的黑瓜子、芝麻、烟叶等农副产品乘舟载船,源源不断运往大城市,又运回布匹、火柴、洋油、肥皂等工业品。旧时宿松年产烟草达数万担,由本地商人贩往外埠,也有外埠入境采购,因而形成了下仓烟市。烟草主要销往上海、镇江,市场价格根据上海和镇江的行情而波动。下仓埠的烟价也定期在上海《申报》的烟草行情广告里公布。

古井边上,见一黛青色巨石凿成的环形井圈,圈沿上有小木桶,有汲水的绳索。井是双井,相距丈许,另一口井不知何故填平了。宿松泉多井多,燃灯寺也称双井寺,当年李白在宿松井边磨砚,那井今称“聪明泉”。下仓埠这双井当然也有来历,并在清末宿松最大粮仓“便民粮仓”的后院,为众多粮官、护卒提供了饮用之水。

“县必有仓,以广储蓄;仓必附县,以便运输。”仓,指储存粮食的地方。宿松的粮仓,明朝正统年间不在本县境内,设置在邻县望江的曹家山,涉山涉水,路途遥远,明朝弘治己未迁移到了县内泊湖西岸祝家山。但祝家山地处偏僻,陆路不畅,涸水季节行船搁浅,老百姓运粮仍然十分



光明的事业 周文静 摄

艰苦。到明朝嘉靖年间再迁下仓埠。这里水陆交通便利,利官便民,居民“颂官善政”,刻石立碑以记其功。明朝末年粮仓在战火中毁损,一直到道光元年才得以在仓镇旧址上重建。重建后的粮仓规模宏大,东西排列粮库57间,中间为行署正厅,前有石坊门,左右有耳房;厅后侧房屋两重,东厨房,西福室(洗浴、卫生间);粮仓内有护粮神庙,周边筑有坚固围墙。

这是史志对粮仓的记述。现在粮仓古迹无存,尚有古井,以及散落在居民房前屋后的、雕刻有细致的花纹图案的柱础和块石。门前垫花钵的多有镂花的砖石,文友们不看花,看石。

粮仓取名“便民仓”,随之官方将此地正式改名为“便民仓镇”。县衙在城里有一粮仓,这里也有,一上一下,故有“下仓”之称。下仓为渔埠码头,又被称为“下仓埠”。有了粮仓,也就官设“粮米交兑处”。此时,下仓埠有戏台,灯歌灯舞,龙舟竞赛……

明嘉靖和清道光两次建粮仓,先后有本县的文士吴导光、吴宽写了《便民仓记》《前便民仓记》。吴宽在《前便民仓记》中叙述了建仓经过,历数了郡守、巡抚都御史、巡按监察御史等“守令”的便民善政之后,引发了一番深深的感叹:“为守令者无他,亦唯求民所欲,而遂之与赤子等耳。今施君唯知民之所欲者,在此故为是役,而其民皆悦,盖唯得其心耳。即此以推其余,凡民之狱讼有不平、庸调有不均者乎?饥寒有不免、劳苦有不息者乎?宜其得乎民心,而县称治也。”吴宽可能是下仓本地的文人,其文章中提出的古代为官者“求民所欲”“故为是役”“其民皆悦”等得其民心的理念,到今日也是为“官”为政之道。特别是他还推而广之,希望当政者不仅要建好便民仓,还要主持好社会的公平正义,解除民间百姓的饥寒劳苦。当时,他肯定是写给地方官吏看的。

离开老街前,松本还想带我们去寻觅一段有青石板的小街和一位诗友的旧居,都没有找到。下仓埠古今多文士。南宋朱熹曾盛赞宿松人有“古风”,“衣冠入城市,袂入田间。”场面上衣冠整齐,下田去穿上蓑衣。朱熹当年探访宿松风土人情,是否到过下仓埠尚不可知,但这里的文化人尽显“古风”却实有其事。

# 一叠用稿通知单

唐颖中

乔迁新居,我整理旧书籍,见一本书里夹着数十张安庆广播电台新闻用稿通知单,单子长条状,每张约A4纸的三分之一大小,时间皆在1980年代。单上有新闻标题、播出时间、稿费(1.5元至3元不等)、领取时间和地址。因我住在县城,稿费领取多有不便,因而部分用稿通知单便夹在这书页中。

手执有些泛黄的一叠通知单,30年前的新闻写稿岁月仿佛就在眼前,其经历犹如一枚杏仁,时有甘苦辛涩。

我工作之余爱好写新闻稿,因所供职的单位下辖几十家企业,每逢星期天我就揣着笔和采访本,下企业进车间去一线捕捉新闻“活鱼”。那年月单位和家庭没电脑,采访回来,铺好方格纸打草稿,整材做通讯,边角做消息,一如小木匠掂量素材砍砍刨刨。拟草稿时,蛮有新鲜感,定稿后的誊清,则枯燥乏味。为保证稿面整洁,誊错一字或一段,索性撕掉重新誊写,握笔的手指磨起一层老茧。

为了第一时间知悉新闻稿是否采用,我想买台收音机,可是那时刚成家,孩子还小,工资又低,每月捉襟见肘,于是我想到了互助金,机关里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扣2块钱作为互助金,谁急需用钱,提前申请可限额支出互助金。我对会计说,我想支20块钱互助金买台收音机,会计爽快地答应了。拿到钱,我在县百货公司挑选了一台售价16元的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,机身相当于现在的华为手机大小,放置二节干电池,两米以内可听到清晰的声音。

每到安庆广播电台播新闻时间,我就迫不及待地调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,静静聆听,写稿的辛苦,时常就在耳畔“据通讯员唐颖中报道……”中化作无限的欣喜。

新闻稿时效性强,隔两天就“馊”了,白天采访收获的素材,时常挑灯夜战赶稿子,待写好,回过神来解衣睡觉,依稀听见远处鸡鸣。清晨将稿件送到邮局,遇重要稿件,怕耽搁,于是起早赶乘第一班公共汽车直奔40多公里外的《安庆报》报社和安庆广播电台。人有见面之情,亲手将稿件送到编辑手上,感觉踏实。有时递一根好烟给编辑,编辑呵呵一笑,说你莫要这么客气。其实我知道“小惠”无济于事,编辑重在稿件质量,我不过是想滋润一下感情罢了。如果编辑看完稿说声:“行,放这吧!”我便愉快地离开,放下个包袱般一身轻松。若编辑拿稿子在手上一抖:“回去再补充补充……”那心情霎时就黯淡了,因为补充后还得跑一趟,那时交通可没如今便捷,往返得需要一天哩。

写新闻虽然很辛苦,但更多的是欣慰,因为频繁的新闻写作,渐渐厚实了我的文字功底,以致我上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自己喜欢的文案工作,深深感受到了写作的快乐。

光阴荏苒,因诸多原因,我搁笔新闻写作已多年,这一叠用稿通知单,见证着我青年时期对新闻写作的喜爱,我将这叠单子重新放回书页,再轻轻合上书,让它继续存留在书页中、存留在美好的记忆里。

